

# 人生

內政部登記臺丙警二字  
〇七九五號  
佛曆二五二三年四月二十日

人生佛教，是民初年間佛教界發現的一個名詞；他是切乎人情而適合時潮的兩種需要所產生的。這有什麼根據？古人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猶如覓兔角』。在這偈頌中，業已充分表現佛教人間化的精神了。因為佛法不離世間覺，所以佛陀也就隨順世間而說法，這叫做『世間極成真實』。印度初有小乘廿派，既有性，相空有之分；中國隋唐佛教極盛，流行為大乘十宗，無非是隨順當時潮流所演成的適合人情的佛教。居今廿世紀的科學時代，事事尋求實證，不尚虛玄，因此而有太虛大師特為拈出人生佛教一名詞而作提倡。唐宋明清各時代的佛教。固皆有其特色；而現時的人生佛教，也應有其理論和宗旨。佛家區分十法界，人是其中之一，諸佛成佛說法偏不在其他的九法界中，而獨在人類，這就見到佛教特與人生是有緊密的關係。其原因何在？十法界中，聲聞緣覺菩薩和佛，叫做四聖，這正是人所趨向景仰的皈依處；六凡中，天和修羅，就嗜欲樂，餓鬼畜生和地獄，又多是愚癡而苦惱；人是苦樂均平，富有聰敏伶俐，易於教育感化他，所以佛多降生人間為人說法。而佛說的法也，多側重人生方面來闡明真理。如性宗起信論的衆生心，相宗唯識論的阿賴耶識，都是詮表人生心靈的；即法華三千性相的十如是，也是從凡夫介爾之心為出發點的；現在人們具有了科學知識的時髦腦筋，無論理論和事實，都須有個確切的明證而與人生具有實際的效用，所以在這個時候，提倡人生佛教，真是切近情理適合人心的一種方法。

人生是佛教的對象，那末，我們便要對人來說法。既以人為中心，那末我們，便要闡明人生哲學或是人生佛教，纔能使我于人群信得過；信得過纔能依教奉行。其實呢佛所說的法，儘管盡法界之內，無一事無一物而沒有提及過，華嚴之六相十玄，天臺之理事三千，大包剝海，細納微塵，然皆牽一毛而動全身，何嘗與人生沒有密切關係！不過人生佛教，既然專門對人說法，那末，有時碰到玄遠幽深的佛學，或是諸佛菩薩不可思議的妙境，也不能避而不談，務須從淺入深，用一種切近人情的事實和方便權巧的理論來誘引他，使他發起信仰心來修持佛法。怎樣纔是對人說的法呢？三皈依，五戒，十善，這是對初機的人說的法，還有四弘誓願，四無量心，六波羅密，便要對大乘根機的人，纔能那樣說法。儘管機有大小，而這些教化，確都是佛陀指示人生迷津的好方法。對人說法又不外應用顯，要流利，要簡潔，避重複，避繁瑣，避冗泛，避寡味，避空洞，避破碎，避生澀，避枯槁。思想方面，要指導他如何做人？怎樣纔是做人的方法？人為什麼要做？做人怎樣？不做人又是怎樣？凡此種種，都須竭力提醒之。人是一個情感的動物，用文字教化人的人，便須注意到這一點。有要一種細膩潤澤的筆法，描寫人世間的真情實景，不厭其詳敘述他；並須帶有道義性和感化性在其中，便他讀了之後，無形中便會受到佛教薰習而能造成美滿完善的人格。我們如能應用人生佛教的教材而去接引人群，自有相當收獲的。佛教最高的目的，是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纔能成正覺；這固不是一般人及時可以達到的目的，但受了佛教的感化，自與常人顯然不同。世間的人，終日追逐蠅頭之小利，或是蛙角之虛名，即使相若絲毫也都放不下脾氣，乖張，性情暴躁，計錫銖，爭短長，一句話，馬上臉紅耳赤，拳交脚踢，惡得，不近人情。而佛教徒呢，固然也是博地凡夫，並沒有證得阿羅漢果但是他底胸襟，却比常人鬆寬闊得多。到底讀了些佛經，境界究竟不同，知道世間上的萬事萬物都是虛幻的，不實的，無常的，變化的，苦的，空的，無我的，無我所的，所以順境當前，他不覺得過分榮幸，逆境到臨，也比較能忍受耐苦些。這是見得修養工夫超勝過常人一籌了！人生佛教，既是感化人去做人；而被感化的人，人人都有一個良心，接受了這個良好的教育，自然會有個良好的反應發射出來，這是自然的道理。對父母能孝敬，對鄉黨能恭恭，對子女能愛養，對國家能盡忠，對朋友能信義，對居家能安和，對處眾能廉讓，對社會能盡責，像這些父子兄弟等等的相安相處，以及各守其位各盡其責的事實，便都須要靠着人生佛教來發揮最大的力量！

## 人生佛教的意義

木 樛

文字和語言的兩種工具。傳教的人，如何善用語言來宣講佛法，這就要他自己擇了。文字方面，筆調要新

# 佛家世界觀

慈航

## 二 異說

宗教家主張「唯神論」。謂神爲萬能，宇宙由其主宰。科學家主張唯物論，則謂宇宙由許多分子原子電力以太所構成。哲學家主張唯我論或一元論等，謂宇宙由一精神原素所組成，如印度數論師及中國古代主張無極太極等，談觀之似與佛學之唯心說相仿，然實際

則有天壤之隔矣！

即如宗教家主張神造者，神爲誰造？若有所造，則無窮過。神有形抑爲無形？若有形者，神先有耶？宇宙先有耶？宇宙先有，則自語相違。若神先有，則其造宇宙時，神自身立於何處？若無形者，無形之神，能造有形之宇宙，則現前水中應出火，火中應出水，胡爲不爾？科學家主張之電子以太，爲有質無質，有質則不異分子，無質，則爲心理上之想像，其與唯物說相違矣！哲

## 一定義

世，遷流義。如水之流動無停止也。由多秒合成分，由多分合成時。由時而日而月而年乃至劫波。但在現前一刹那時曰現在，一念已滅者曰過去，一念未生者曰未來，過去復過去，未來又未來，週相更迭，無始無終，佛學術語謂之相續假。

界，集合義。外道謂由集合衆多極微而始成一世界；此可分爲十方，東方，南方，西方，北方，東南方，西南方，東北方，西北方，上方，下方。今依意識推之，東方邊際不可得，南西北方乃至上方下方之各個分齊亦不可得，求其十方邊際皆不可得，故曰集合假。

學家主張之神我無極等，其過略與宗教家同，無復贅述！

## 三 正述

佛家緣生性空義，實非外人所可擬議。凡一事物，必仗因托緣方能生，所謂緣聚則生，緣散則滅。雖小至極微，亦與全世界面有相互之關係者在。

宇宙之大，固非肉眼所可見，其得天眼通者見之，猶如觀掌中庵摩羅果耳。今以案上一柑而證吾說曰：夫此柑者，來必有自，盡人皆知，初有種核，若置之於掉上，其能生乎？不然，置之於炎燥之土中，或置之於冰窖之土中，其能生乎？不然，必須有陽光以照之，水露以潤之，而復有空氣等諸緣應成之。世界生一渺茫無邊之大自然界中，正與案上之一柑而無異云。

世界云何成立？原夫衆生心體，本具能知所知之兩面即所謂見相二分者是。宇宙即心體上相分之一部。原爲見分之對相，但此相分，染淨無常，即由善惡業之殊。心淨則土淨，心染則國土染。固心爲宇宙之基本因素復由業力而爲之增上緣，以致形成差別現相之世界也。明乎緣生其理，則知世界共業所成，大家均有密切關係，故害一人者，直接害人間接亦損乎己，利一人者亦所以利己也。

## 臺灣佛教觀察記

子龍

今日的臺灣，無論從那一方面說：總是居在極重要的地位，談到臺灣的佛教，更比一般問題的重要了。臺灣的佛教，到底怎樣？這是爲關心臺灣一般問題的人同樣的繫念！

日本統制臺灣五十年，曾存在臺灣的功績是

多方面的，從工業交通上，水利上，教育上，都可充分看出日人苦幹的精神，同時，一般臺灣人民生活習慣，教育思想，工藝技巧也都充分受了日化的影響。這是臺灣人民學上了日本的好處。可是在臺灣佛教情形上却一點看不出像日本統制五十年後的佛教，臺灣的佛教，無論從那一方面說：却一點也沒有受到日化的影響。因爲日本佛教在社會上所表顯的，是新生的進步，是活的，是動的佛教，今日臺灣的佛教，在社會方面所表現的，却成了一個反比例！

據我所知道的日本佛教所表現於社會的，是多方面的。在教育上，日本佛教大學有八所，中學校四十餘所，女子專門學校六十多所，其他各佛教寺院尚有本宗學校，以及孤兒院等不在內。在文化上：日本佛教文化事業特別發達，各宗都發行有宗派式雜誌，包括教理，歷史，美術各方面，總共數目不下數十種。最大的工作，還在整理經藏。有國譯大藏經，卅字藏經，續藏，大正藏，新修大藏經，南傳大藏，以及中國宋版，元版，明版歷代所有藏經，日本差不多全有。在組織上，日本佛教徒組織與社會聯繫取得緊密的聯繫，但東京市範圍內佛教團體就有六十多個單位。可見佛教徒在社會上活動的力量了。同時，日本佛教團體不僅僅滿國內，在戰前並積極向南北美洲發展，佛教能傳入南美洲，這完全是日本佛教徒的努力。因爲佛教教育發達，所以佛教人材也就充實，日本佛教徒得博士學位的有十幾位，留學英，美，德，法，各有其人，這種種可說是日本佛教進步的現象！

我爲什麼說臺灣佛教不像日本統制五十年後的情形呢？以五十年長遠時間內必定會學上日本佛教許多好的習慣！不錯，今日臺灣佛教徒有許多是日本佛教大學畢業，就是尼衆中也有許多是日本佛教學校畢業的，但他們對臺灣佛教貢獻是怎樣呢？也許是新舊思想的關係，致英雄無用武

# 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

鍾石磐

——我念觀世音菩薩的感應——

上月同幾位朋友去十普寺拜會智光老法師，承老法師的慈悲，給許多開示，臨走還每人贈送幾本書，我回來詳細看看，在一本人生月刊上讀到南亭法師「請念觀世音菩薩」一篇的講演，因而想起我在去年秋天親身經歷的一段奇蹟特地寫出來，不加半點渲染，提供有緣的朋友們研究。

去年八月間，我們的部隊在越南安遠山中行軍，夜黑人靜大家都不出聲，靜靜地順着星光前進，山路崎嶇不平，一腳高一腳低，走久了覺得十分疲乏，我便騎上馬，在馬背上，一心默念觀世音聖號，不意走到一個轉灣地方，忽然馬失前蹄，連人帶馬撲通一聲，同時滾下去了，不知何時，一根小樹掛住我的腿，得以不再下墜，但是馬却壓在我的身上，阻攔不住，又滾下去了。同伴們趕緊用手電照着我拉上來，再下去找馬，才發現這是一個山澗，懸崖陡壁，深不見底，那匹馬已經犧牲了，幸而我沒有傷損，還可以跑路，可是很奇怪，我自始至終，身心鎮定，雖然經過這樣的驚險，竟若無其事的

一般。

次日與敵軍遭遇，激戰之下，我以軍力不逮，被敵包圍，至彈盡援絕時，大家才決定分路突圍，我走在最後，追兵已至，急忙中跳下一個山溝，隱身水草裡面，跟着後面幾個同伴亦跳下來了，我急喊「大家不要動，」齊念觀世音菩薩。這時候槍聲，殺聲，震撼山谷，我們後面的追兵，沿着山溝來搜索，對岸深處的地方，一陣掃射接着幾個手榴彈，彈片橫飛，草木皆焦，正在這樣危機當中的時候，忽然天降大雨，天色漸漸暗下來，我們便趁機爬過兩個山頭，安全地脫離了戰場，大家這才醒悟昨天失馬原來是今天的預兆。但是各處要道都有敵兵把守，土匪也趁機攔劫，四處的槍聲時起時停，我們的行動十分困難，大家商量結果，祇好晝伏夜行，無奈路徑又不熟，摸索兩天，還祇走得十多里，照這樣走法，恐怕一年也走不出去，大家想着便都着急起來了，我再提議念觀世音聖號，虔誠叩求指引出路，果然有一樵夫過來了，他很同情我們，表示願意帶路，他看見我們走不動，還領到他的親戚家中吃飯——實在我們已經挨餓三天了——他假說我們是他的好友，這樣向村裡的羣衆解釋，飯後引着我們抄小路前進，祇費半天工夫便走了三十多里，臨別還給介紹他的親友，照樣帶路，供給飯食，就是這樣展轉介紹之下，一天一天的順利前進，我們終於走上了陽關大道，追上了最後一羣戰友，人數一多，膽亦壯了，一路上大家相談之下，才知道他們多數是吃過虧的

，原來他們三三兩兩的走着，在許多山地裡，被土匪們攔路搶劫，弄得一身精光，有的祇剩一衣掛褲，一文錢亦沒有了還有因想抵抗而被殺傷，或被打傷的，真是慘絕萬分看起來我們要算最幸運的了。

但是走進廣東境界，情況又不同了，一般民衆對我們倒還好，祇是土匪利害，時常在沿途襲擊，有一天我因貪着趕路走在最前頭，我是照例邊走邊念觀世音聖號的，正走着走着，忽然路傍邊有個人說：「東山有土匪，你去不得可以走這邊繞過去——用手一指左邊一條小路——」一個誠實樣子的鄉下人，自動的向我講話。我覺得很奇怪，便依照他的話走去，果然果然無事，不過因為繞道關係，所走的是荒野，人煙稀少，天色漸次暗下來，雨勢亦越下越大，正在無法可想，大家互相抱怨的時候，忽然前面山脚下，出現一座廟宇恰好來收容我們這落難的一羣，一位老和尚開門讓我們進去，他好像預先知道我們要來似的，當我們走進大殿一看，上面端坐的，正是我們日夜虔誠禱念的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于是大家便不約而同的跪倒塵埃。

「梅縣到了」一個同伴很高興的叫起來了，大家一齊加緊腳步，趕着走進城去，心想或許可以會着很多同事吧？不料走到城內一看所有的店舖，關門閉戶，這是大軍經過的現象，街上只有些攤販在作生意，大家一面圍圍一個小攤子吃東西，一面打聽情況，知道城裡是無政府的真空，從許多店門上用粉筆所寫的壁報來觀察，曉得我們有幾個部隊都進過了，同時知道有水旱兩路可以前進，可是我的兩隻腳經過長途的強行軍之後，又腫又爛，真是寸步難行了，所以雖然聽着水路危險比較多，為了腳不能走路，亦顧不了許多，決定搭船順流而下，同伴們便往江邊打聽船，回來說：「洋船不必談，連民船都被先頭的隊伍拉走了，現在還好有一隻帆船被一羣傷殘同志僱妥了，當定船費每人頭三元以四十人為限，他們人數不足，我們快去還可以擠上船」，大家聽說都很高興，以為有船坐總會舒服了，但是等到大家將腰裡的錢掏出來一看，通共還不到五元銀洋，於是又垂頭喪氣站在江邊望洋而興嘆了！忽然後面有人過來和我招呼原來是徐君，他告訴他到此地有幾天了全家十多口人，沒有辦法再走，祇好暫時住下來，他看看我的情形，這樣打扮，便猜到我有錢，他說他賣掉一些衣物可以分一部份錢給我——可是我與他素無金錢往來的，想不到他自願不暇的時候，竟是這樣慷慨的來接濟我——說着他，就轉身回去取了錢來，我們的船費就此獲得解決，

真是喜出望外。

船很快便告客滿。男女老少。足有六十多位，船上擁擠不堪，大家都是急著要走的，誰也不能讓誰下去，祇好擠着罷。岸上還有人在嚷着要上船，船老板將船撐了一篙，這才開動了，船上人多，大家幫着搖槳的，弄的，亦有談話的，睡覺的，順水行舟，船行迅速，大家心裡都覺得很高興。但是行不多時，突然一聲響，子彈飛到船邊，「砰」的一聲，船上一切聲，音都停止了，子彈接連着越來越多，船上哭聲喊聲起來了，我傍邊坐着一個，中了一彈，坐不穩倒下來，壓在我的腿上，我便大聲念「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不一會船停住了，槍聲亦息了，船老板搖着手大聲喊着渡水過去接頭，大家心裡才鎮定一下，看看船上，打死兩個傷了九個幸而我的同伴們都安全無恙，同伴看見一個傷兵壓着我，趕緊來救護，讓他躺下去，檢查他的傷口，胸部被貫穿了，替他緊緊傷口，還是血流不止，我身上亦給血染污了，同伴們擔心我受傷，趕緊來替我，擦去血漬，我說「我不要緊，趕快救傷兵罷」。在我衣袋中還有一包傷藥取出來給那個傷兵灌下去，立即止血，無意中倒救了他的性命。船停了很久，山上的槍兵才下來，服裝亂七八糟，原來亦是土共一流的，叫船靠岸邊，人都空手上岸，然後上船檢查，翻箱倒篋弄了半天，聽說搜去一支手槍，是一個傷官帶來的，然後才讓船開走。

船到松口地方，已近黃昏，幾個便衣短槍兵過來監視，宣佈今天說了，要等明天檢查，但是船上人太擁擠，且還有沒吃飯的，由船老板代表交涉，才准許上岸弄飯，在岸上休息勉強，混過一夜，次日上午九時左右，幾個官兵長模樣的帶了一羣槍兵來到，叫船上的人一齊上岸，排好隊列，開始檢查，先搜身上，每個人站起來，從頭至腳，混身上下搜索，有人藏金戒指，銀洋都取出來了，摸到我身上，搜出一個黃綾子縫的小袋子問我「內面什麼」？我答「佛菩薩的符一他丟下來，又摸我頭頂上的珠子，問「什麼」？我答「念佛珠」他望着我，正在還想問我什麼似的——這時候雖然我身上穿的，是一套破爛的衣服個多月沒有理髮，頭髮鬍子長得很長，臉上晒的又黃又黑，並且身上再也沒有可以搜出的東西了，不過我總擔心他再追問下去，我便低下頭來眼睛望着地下，一心默念觀音聖號勉強來鎮定自己——突然聽到那邊大聲的問，「你許多金戒指，那裡來的。」恰好他摸完了我的身上，便趕緊跑過那邊檢查去了。身上搜完之後誰也不能例外，照舊搜一遍，這才放行。

第三次檢查是在敵我兩軍的火線，更加危險船在江中航行，兩岸繼續的槍聲，像是一問一答似的，子彈飛來飛去首先是敵軍擋住去路，雖然有人說明明在上海已受過兩次檢查，亦不許可船擺擺後，過來一羣槍兵押着上岸，走了幾里路繞過一些村莊，在一個樹木茂盛的山坡停下來，男女老小分開坐在地下，過來幾個匪幹模樣的，亦分開和我們對面坐下，開始個別的詳細問話

，我看見這種情形，心想這回確實要糟了，因為我們同伴當中，有幾個士兵階級的，腦筋很簡單，偏偏又是喜歡多嘴的，萬一給他一下問出真情來，露了馬脚可怎麼辦？心裡着急，口裡愈加默念觀音聖號，耳朵仍然在聽彼此的問答，一個匪幹說「你們是江西人，要回家，應當回頭走，為什麼還往潮洲去呢？」這一問使我心內一驚，如果真的要回頭走，這便如何是好，同時又怕身份暴露被他們扣留起來，豈不功虧一簣嗎？心裡祇是着急同伴們怎樣答覆匪幹的話，也沒有聽見祇見，一個匪幹已經接近我正預備和我，談話，忽然匪幹們吹哨集合起來，不知說些什麼，接着便聽見一個匪幹大聲叫「你們上船去罷」。我聽見這一聲，心理真有說不出來的高興，趕緊起身隨着大眾魚貫下山，到了船上才發現又被搜查過了，等到船到江心，順流而下的時候大家的一顆沉重的心，這才放下，行不多時便進入自己防線，向把守的部隊說明情況之後，很快的通過了。

這天我們終於脫出魔掌，到達潮洲了，重新吸着自由的空氣，不極泰來，開始回復到新的生命，許多同志也都陸續到達，部隊又集合起來了，失散的妻子也見面了，她告訴我她也是一樣的沿途遇着車翻船破，土匪打劫，種種危險，同樣是虔誠誦念觀音聖號，得到菩薩保佑，才安全無恙的，她在我不過以前，更是有着急因為她所聽到關於我的消息，都是不好的，有的說我受傷了，被俘了，又有人說陣亡了，許多的人都陸續到達了，唯獨見不到我，一直過了十多天，在幾乎完全絕望的時候，最後我竟然安全地脫險出來了，而且還帶了許多官兵，這不是奇蹟嗎？但是回想一下上面這些危險簡直是做了一場惡夢要不是叨庇菩薩的護佑豈有幸危之理。一天我到汕頭佛教居士林，會見佛教會林遠凡會長，我告訴他脫險的經過，請求他解釋，他說「觀音菩薩誓願宏深，尋聲救苦，有求必應你們能够化險為夷，完全是至誠所感，這樣的事蹟，在『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緣』上面，有不少的例，不過你今後還應當如何努力，以報菩薩之恩。」我說我已經立誓，盡力宏揚佛法，以期挽救人心。他聽了很贊許，並且邀我參加佛教會所辦佛教小學一次，一千多佛徒作禮拜的盛大集會，介紹我報告上面這些經過，曾經傳得不少的掌聲，現在看到南亭法師這篇講演不覺又觸動了我的心思，覺得有再來報告一次的必要，希望能够由此多結法緣。人人都來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完」。

## 茲 承

孫清揚居士 助  
張少齊居士 助

一〇〇元  
一〇〇元

# 淨化人生必先淨化人心

南 亭

——在臺北監獄籐工廠及洗衣工南廠講——

什麼是人？人是什麼？此是本問題裏面應該先明白的一個原則。人的頭是圓的。指甲是方的。頭向上而腳向下；古人說：圓顙方指，頂大立地謂之人，這是人的定義。相反的豬馬牛羊，雞鴨魚蝦，一切動物，牠的頭是方的，指甲是尖的，甚至竟沒有額頭和指甲的。身體橫行，手腳不全，或者竟沒有手腳，或有很多的腳。不僅如此，動物界的發洩性慾，是不分別父母姊妹和兄弟。還有同養相殘，互相吞滅，以強凌弱，以衆暴寡。父母可以食其子女，子女可以反噬其父母。牠們的性情，愚癡，殘暴，行動不順理，所以牠的身體是橫行，人對於這些橫行的動物，一概都認為牠是畜生。人之所以不同於畜生，就是有人倫，講道義，互相瞻顧，有智慧，有思想，能服克天然，能利用動植物，爲我們生存上的幫助。所以古人又說：人爲萬物之靈。我們既幸而生爲一個萬物之靈的人，在思想，言語上，行動上，就都應該合乎做人的原則。倘若我們也同樣的不講倫理，不講道義，強凌弱，衆暴寡，互相欺騙，互相殘殺，這就違反了做人的條件，違反了做人的條件，就不得謂之人。我聽的話，你們聽得有點好笑，這或者覺得我的話有點奇怪，我想你們一定是沒聽過，你們倘若早就聽到這些話，在思想行動上，決不會有錯誤，決不會遲遲到現在的不自由，我希望各位把我的話，牢牢记住。

生是什麼？生是生存。我們自出娘胎，一直到老死，在這一期之間，謂之一生。一生之內，我們要喫飯，要穿衣，居處要房屋，行動要舟車，我們需要幫助我們生存的條件太多了。我們爲需要備具幫助我們生存的條件，就不得不有工作；如你們會做籐工，就以做籐工的勞力來換取飯喫，買衣穿；他們能做漿洗工作，就以漿洗勞力來換取飯喫，買衣穿，這謂之求生存。各做各的工作，換取各各不同的酬報；以此酬報換取我們生存的所需，是謂各安生理，也就是我所講的人生。

如果人類都能依照上面所講的生存方法，——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世界上還有什麼話可說，既不會有戰爭，也不會有監獄。就因有一般人，不滿足他的慾望，要想改進他的生活，就運用他的權力，想不勞而獲，坐享其成；於是就有奸巧欺詐，偷竊扒拿，屯積居奇，操縱市面，結黨營私，納賄受賂。力量大的，則奴役人民，侵略他國，攫取權利，擴張領土，擾亂得全世界都不安，弄得一般弱小的民人，傾家蕩產，妻离子散，流離失所。結

果是兩敗俱傷，自己所得的後果，加倍慘慘，最近的德國，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這其間總因，就是心理的不善，這就應該講到改造心理的心字。

心是什麼？心無形相，不可聞見。心既沒有形相，聽不到，看不到，何以知到我們有心呢？我們要知到，我們口能講話，手能做事，腳能走路；這能說話，能做事，能走路，是你的口，是你的手，是你的腳嗎？不是的，如果說是講話是口，做事是手，走路是腳；那已死的人，一樣的有口，有手，有腳，他爲什麼不能說話，不能做事，不能走路。可見得說話，做事當走路；不是口，手，腳而是你的心。關於這一點，古人曾有一句名言，他說：「雞三足。」雞，祇有兩隻腳，雞腳等於物質，不能自動，他之所以能自動，「必有運行而轉動之者。」這運用兩腳，使他能走路的那個東西，就是非物質而無形相的「心。」我們父母所生的這

血肉之身會死的，我們的心不是父母生的，不會死的，長久存在的。我們各各有個永久長在的心，我們這血肉之身，既死之後，我們的心就帶着一生所造的善惡業因，再去托胎而轉生爲人，或上升天堂，或下墮而爲豬馬牛羊，雞鴨魚蝦，這就看你善惡業因的輕重。所以人類中有富貴貧賤，智愚賢不肖，畜生中也有鱗鳳龜龍，牛羊犬馬，高下苦樂的不同。因爲心爲一切動物的主宰，你的存心是正的，行爲是善的，以合理的方法來謀自己的生存，那末，你不但今生得到身安，心安的好結果，轉過生來，你的環境，也就是生存的條件，一定比今生還要好；相反的，你的存心是邪的，行爲是惡的，以不合理的方法來求生存，以自我主義，來發展私欲，那末，你今生固然不一定得到好結果；轉過面自來，你一定會受到很惡劣的懲罰，如托生爲豬馬牛羊以還償欠之類，譬如稻種子下土，長出來一定是稻；豆種子下土，長出來一定是豆。人存好心，做正事，必得好報。如是因，如是果，天然的定律，是這樣的，不一定有鬼或獨一無二的神在這裏做主宰。

我們知道生存條件的好醜，是由於心的主因；所以我希望各位自今日起，存好心，做好人。現在懲的罰，是由於過去心理上的錯誤，祇有安心忍受。以後將過去的錯誤心理，改變而爲合理的，遲早終要獲得自由，從新做人，一定會得到很好的結果。這就是我所講的欲謀改善人生，必先改造心理的道理。

(下接七頁)

# 知 苦

唐 湘 清

孫中山先生知小民族之苦，所以創民族主義，知民衆在專制政治下被壓迫之苦，創民權主義，又因深知窮人之苦，創民生主義，總之，中山先生因深知人民痛苦而創造三民主義，再說到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也爲洞知衆生的無限痛苦而創造離苦得樂的佛教，因此之故，悲天憫人，是革命家與宗教家共有的胸懷。

小乘佛教是大乘佛教的基礎，而「知苦」尤其是小乘佛教的出發點，聲聞乘的「四諦」，就是以「知苦」「斷集」「慕滅」「修道」爲階段，因爲必先知輪迴的苦，方能斷煩惱的集，能慕涅槃的滅，方始會修佛法的道，其實不僅佛法有「苦」「集」「滅」「道」的四個階段，就以世法的政治來說，要達到大同世界的理想，也必經過苦集滅道的階段，因爲必要先知民衆的「苦」，方能斷除舊社會封建腐化的「集」，必能欣慕大同世界破除一切界限的「滅」，方始能實行三民主義之「道」，雖四諦的內容，世法與佛法有廣狹之異，但同樣必經苦集滅道的階段則一。

我說佛教的人生觀是，最樂觀的爲什麼呢？因爲佛教最知苦，所以能斷除煩惱而達到快樂自在的境地，所謂「無生無礙，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這是多麼樂觀的境界呀！爲何佛教最知苦，而它的人生觀是最樂觀？要說明其中微妙的道理，可以現實的世法來舉例，大家看到現在臺灣的農民是多麼樂，觀我曾親眼看到民衆慶祝三七五減租成功的大遊行，其手舞足蹈熱烈狂歡的情形，真非筆墨所能形容，我們追究臺灣人民能如此樂觀的原因，完全是由於陳誠將軍能深知農民受到重租剝削的痛苦，所以毅然實行三七五減租的德政，陳將軍能知農民之苦，農民因此而能樂觀，這樣說來，唯知苦才能樂觀，假使釋迦牟尼佛不揭破婆娑世界的種種痛苦，那麼芸芸衆生將永遠沉淪苦海而悲觀無窮了。

世界上最樂觀的人，就是知苦而能坦然覺醒，因爲這樣才能離苦而得樂，而最悲觀的要算麻木不仁醉生夢死之徒了，渾渾噩噩而迷迷惘惘世界不知自覺的人們，實與黃姐的迷魂坑無有不同，在世上固然必需有知苦的賢明政治家，則人民才能樂觀，在佛法上更不能缺乏知苦的聖人。人的痛苦，可分物質痛苦，與精神的痛苦，例如農民受到地主高額地租的剝削，是屬於物質上的痛苦，人們除了物質的痛苦以外，尚有種種精神上的痛苦，如生離之苦，「死別」之苦，以及「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的無常之憾，有許多精神上的痛苦，不是物質問題所能解決的，唯有一「照見五蘊皆空」的佛教，才能度脫一切身心上的苦厄，所以佛教是人生所必需，各

(上接六頁)

時間還有，我再說個故事來證明我的理論。清朝乾隆年間，有個大官兒叫紀曉嵐先生，他的父親在家裏做小本實業，——信錢做小生意——救濟窮人。借債的人中，有個賈貨郎，他賣的是兒童玩具化妝品之類，他借了紀老太爺錢，不做生意，他却喫喝嫖賭把錢花光了。紀老太爺聽到他不務正業，就向他討債，他不但還不還錢，反而罵出許多不好聽的話。紀老太爺，畢竟大人大量，一笑置之。不到三年，賈貨郎死了。紀老太爺，有一天睡午覺，夢中見賈貨郎，向他後苑走去，夢中很驚訝的想，賈貨郎死了，何以又跑到我家來，一驚也就醒了。不一會房內家人來報告，說：生了一頭小青驢，紀老太爺就將夢中的事告訴大家，於是皆以爲賈貨郎變小驢子來還債了！紀老太爺誠防家人不要提起，有礙人家兒女的顏面。等到驢子長大了，家人偏喜歡他賣貨郎，小驢子聽到喊他名字，就證大了眼睛對人，似乎是很不願意的樣子。這還不足以證明。賈貨郎生前會彈三弦，唱邊關曲，奇巧紀老太爺有個朋友也會這一套，於是就在小驢的旁邊，彈三弦，唱邊關曲，那小青驢一聽到這彈唱的聲音，兩隻耳朵就豎起來，聽得津津有味，而且累次不爽。因此十足證明這是賈貨郎投胎還債的。當時有一位名士，朱青廉先生做一首詩，記載這事，他的詩是：六道輪迴似香雲，人驢轉轍事無停，三絃唱出邊關曲，親見青驢側耳聽。紀曉嵐先生，是編四庫全書的總裁，地位很高，晚年篤信因果，他做的閑情草堂筆記，專門記載因果故事，藉以懲善勸惡，所以他的話，絕不是無稽之談，各位想想看，這善惡因果，多麼快，多麼可怕！我們應該不應該改造心理，從善的方面去爭取生存，改善人生？我故事說完了，再奉送大家一顆安心丸，就是常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觀世音菩薩，爲你們精神上的寄託與安慰。聽衆亦全體表示信仰，拍手歡笑！

國政府有鑒及此，都在憲法上有信教自由的明文規定，國民政府成立以來，軍事委員會及行政院廣有保障寺院僧尼的皇皇佈告，可見我政府對於佛教的愛護無如，少數知識淺薄頭腦簡單的地方人員，仍偶有欺侮僧尼的違法事件發生，我們深望痛癢在抱動求民衆的陳誠將軍，現在榮膺了行政院長，必能進一步解除人民精神上的痛苦，重申行政的前令，通飭所屬保障寺院，尊重僧尼，那麼人民將更加歡欣鼓舞的非常樂觀。政治家苟知人民之苦，則革命精神當能勃然而發，佛教徒能知衆生之苦，則大悲之心必能油然而生，所以我說「知苦」二字，在政治上以及佛教上，都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 佛化家庭生活準則

東 初

佛學是從萬有本源發出發點，以促進社會進化及救度人類為目的。要使佛教與社會人生發生密切關係。必將佛法深入民間，革除民間之鬼神迷信及各種不正確之觀念。應積極提倡大乘佛教，以出世精神幹入世事業，使佛教救世精神能充分發揮，並使民間能夠普遍領受到真實法益。臺灣人民對佛教雖有真誠信仰，但對佛教真理的認識，似乎未能具體，因此一般佛化家庭供奉神像都未能合乎佛教規定。為使佛法深入民間，建設佛化家庭，特擬定二十項佛化生活。作為民間奉行佛法之標準。

(一) 信念：佛化家庭必須遵守三歸五戒。自皈依佛，永不皈依外道及邪回等。自皈依法，永不習學外道經典及邪回等。自皈依僧，永不皈依邪師外道及邪回。牧師於日常生活中，以嚴守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五戒，而為生活基本信念。

(二) 供奉：佛化家庭應供奉佛菩薩像。以供奉釋迦牟尼佛，觀世音，彌陀佛為主。不供奉一切天魔邪像。早晚供養香花水果。禮拜默念：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

(三) 敬法：佛化家庭，每逢朔望或諸佛菩薩成道紀念日，必需沐手焚香禮拜正坐，於誦誦大乘經典時。先端坐默念：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念畢，合掌展開經卷。

(四) 敬僧：佛化家庭，需經常與佛教團體接近，研究佛法，培植精神上之修養，若遇出家比丘比丘尼或大德法師，要以真誠禮敬相待，即使普通僧尼，亦當以常不輕菩薩，「吾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的態度待之。

(五) 事親：佛化家庭，應孝敬父母。其孝敬方法，不僅使其溫煖，飽食，便為滿足；更當勸令近事三寶，或託親友勸說，令其善根，使其永脫輪迴苦海，往生十方淨土，庶為真正孝敬父母。每見父母，須端身正立，不得倚靠，並默念曰：「孝事父母，當願眾生，善事於佛，護養一切」。

(六) 修持：佛化家庭，應早晚集合家中夫婦子女於佛前作簡單禮拜，時間長短以不妨礙工作為準。若遇附近佛教團體誦經法會，必需前往參加靜聽。誦經以佛說善生經，玉耶女經，普門品，藥師經，地藏經，心地觀經，報恩品，彌陀經及早晚功課為準。其餘一外切道經卷，太陽經，太陰經，血湖經，北斗經，三官經，灶君經，地母經，以及邪回教神等經，不可迷信妄從。

(七) 訓育：佛化家庭訓育子女，當以循循善誘，不可以打罵呵罵，常宜默念：「菩薩在家，當願眾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對於僕人以感化為主，勿用厲色為是。對於妻子宜多談佛教因果故事，隨時輪以慈悲喜捨五戒十善，忠孝節義等美德，使全家養成良好習慣及個人修養的基礎。宜常默念：「妻子集會，當願眾生，怨親平等，永無貪著」。

(八) 家政：佛化家庭：以開源節流為原則。不浪費不鄙吝為度。家庭子女行住坐臥靜穆威儀，以不違背佛制「六和合」「四攝法」的意義為生活的規則，對待賓客，不論親疏以真誠相待，是信仰佛教者，討論佛法道理，非佛教信徒，亦以真誠勸信佛。凡待客飯菜，須用素食，不得殺雞宰魚。萬不得已時，買市中不見殺不聞殺者待之。

(九) 齋戒：佛化家庭，應遵守佛戒：凡有生命不可殺害，能常齋更好否則當持八關齋或觀音齋，或每朔望及諸佛成道紀念日。須絕吃素，以示個人崇敬真誠，每日早中受食時，先須供佛，然後合掌默念：本師釋迦牟尼佛十聲。每餐食時，先食三匙：初念願斷一切惡，次念願修一切善，後念誓度一切眾，每餐如是做，則功德不可思議，凡遇美味不得貪食，每日三餐，晚宜少食，零食習慣應宜戒除。

(十) 慶弔：佛化家庭，凡遇家庭慶弔喜喪等事。當遵佛制，破除陋俗及一切迷信惡習慣例，以莊嚴節儉為原則。慶喪宴客，均宜素食。男女婚嫁，以非佛教徒不通婚若，天主耶穌教不與外教通婚者然。夫婦以一夫一妻為制度。遵守佛戒，凡非夫婦，不得行淫。勿蓄妾婢。以免家庭不睦。各依佛法努力修持，以符菩提眷屬真諦。至於喪事，更應遵佛制，念佛助生，實行火葬。尤需戒除世俗公婆，焚香燭及紙衣紙屋各種無意識之舉動。

(十一) 疾病：佛化家庭，應知人生老病死皆為宿業所感。一般愚夫愚婦，每遇色身患病，不肯就醫。迷信神鬼，說是邪魔作祟，或說窗戶不當，或祖塋不是。如是種種迷信神權，妄食香灰仙丹，致遺誤生命者不知凡幾。設人有病，應就醫診治。不可迷信出鬼譁語。若精神必需求佛加被，當依法懺悔。

(十二) 壽終：佛化家庭。若遇父母及家主夫婦生辰，宜戒殺放生，誦消災延壽藥師經，悲母不在應誦彌勒上生經，或觀經，或請僧誦，或自誦，用報母恩，要知生辰為母親難日，不可妄情縱慾殺生。若遇祖先忌日，宜供香花果品，自己誦誦佛誦。經典：為亡靈迴向淨土。不得用葷

性餘禮。其民間流傳一切邪教邪鬼祭祀舉動，都需戒除。

(十三) 靜坐：佛化家庭，每日工作餘暇，或晚食後，率領家人子女靜坐默念：『正身端坐，當願眾生，坐菩提心，心無所著』，然後以左足安右足上，次以左掌安右掌上，仰掌向上，以兩姆指端相接，腰背挺直脊骨如壁，頭少低，鼻與臍成一直線，唇齒相着，兩目微閉，觀心下視，正身端坐不得偏斜，不得動搖，不得靠背，不得翳鼻，調和呼吸，令息細微，坐定後，或數息，或持咒，或念佛，或作觀，或習定，或參話頭，由各人自擇其法甚多，果能逐日實行，不惟強健身體，且能增長智慧。

(十四) 睡眠：佛化家庭，家人子女睡眠需吉祥而臥，以右掌枕頭，左掌搭膝，右脇而臥，不得仰臥覆臥及左脇臥，蓋胃之幽門出口向右（幽門為胃通小腸之門），胃中之食物易入腸中。每晚時九點須睡眠，每日須睡六七時足矣。臨睡時，不得高聲語笑，不得多用思想，雖在家夫婦，應宜簡欲，睡眠先後均宜靜坐一時，先令身心安靜，然後就床而臥，並默念：『以時寢息，當願眾生，身得安隱，心無動亂』。早覺時念：『睡眠始寤，當願眾生，一切知覺，十方』。

(十五) 看病：佛化家庭，凡遇家人子女，及隣舍病人，均宜看護，梵網經云：『若佛子，見一切疾病人。常應供養如佛無異。八福田中，看病福田第一福田』。若父母師僧弟子病，諸根不具，百種痛苦惱，皆供無差。凡看病時須默念：『見疾病人當願眾生，知身空寂，離乖淨法，念畢，以善言安慰病人，勸其念佛』。

(十六) 盥洗：佛化家庭，日常生活。均宜節省，盥洗不得多用水，擦牙吐水，須低頭引水，不得噴水濺人，不得高聲鼻涕嘔吐，不得於殿塔淨地中涕吐，洗浴時當默念：『洗浴身體，當

願眾生，身心無垢，內外光潔』。入廁不得貪卒入內先彈三指使內人知，上廁默念：『大小便時，當願眾生，棄食穢垢，離除罪法』。大小便後，必須洗手，每日最宜大便一次，能使腸胃健全，而無疾病，小便時宜將牙關緊閉，行之日久，可除牙齒疼痛蟲蛀症等。並能保持牙齒至老不落之患。

(十七) 經商：佛化家庭，果係經商，當以不違佛法為原則，不營屠業，不營酒業，不營雞魚及販賣男女奴僕，凡出售貨物皆標明價碼，不賣假貨，不賣二價，不得折扣，不瞞關稅，不欺老小，客如不受，任其自由，不生忿恨，貨壞價廉，皆需明示，不得遮蔽，不放賤，不負責，心地清淨，自然安樂。離經商場，不生貪念。

(十八) 為官：佛化家庭，果屬官場，既有勢位，正好依佛行事，廣行法化，於處理案件，切宜秉公，不受私賄，不抑是非，不妄賞罰，對雙方訊問後，以佛法因果開導之，勸今後明因識果依佛法國法，作安善良民，對於犯人以憐愍開示不得含恨妄罰，凡遇佛教寺院庵堂及佛教文化公益慈善，須熱誠護持，經濟裕餘，協助佛教徒興辦諸善公益及倡印佛經，以善化導萬民。

(十九) 出外：佛化家庭，家主因事出外，不得搖臂而行，不得故視女人，不得眼角傍視女人，凡入街中，不得坐酒肆，不得坐屠家，不得行柳巷，凡逢尊長，均宜先立路旁，凡遇鬭爭，爭勝，神會，妓院，烟館，博奕等。須端身直行，不得觀看，凡見一切生物，應生慈心，梵網經云：『見一切眾生應唱念，汝等眾生。盡應三歸五戒，若見牛馬猪羊一切眾生應念口言汝等畜生，發菩提心』。

(二十) 娛樂：佛化家庭，應嚴禁煙酒脂粉賭博，奢侈等品，力求樸實，提倡高尚娛樂，或結團朝禮名山，或興辦佛化事業，化導社會，或舉辦講經法會，引度眾生，或習學佛教唱誦，以增長家庭子女佛教的情緒。

(上接九頁) 嚙。空間上之地球，具備無量種類有仰形之世界，其中眾生，似若蠅蚊俯伏於其上者。亦有覆形之世界，其中眾生，亦若虫類仰仰於其上者。猶有圓形世界，橢圓形世界，狹形世界，寬形世界，長形世界，短形世界，三角形世界。浮圓形世界等；樣式奇出，衆美備具。時間亘古至今，經始絕終，窮三際，通過未。然皆除心而外，即無其時之定體。在中國擁有五千年文化，已云文明先進國家，他若世界史上，紀載幾億萬萬年之史蹟，可謂追溯原始時代之景況矣。然若以之而較佛家成住壞空之劫波，猶恐遜色匪淺。有此時空，故人生於是乎現。心體充遍法界，人生似覺渺小，二者判若天壤。實際上，人心與人生，初無二致，人心是體，人生是用，不可水外覓波，波濤原不離乎水體，故二者不可截成兩概，心體既具如是博大功德，焉可辜負之而不勉力，以求證得！

此中列舉兩種勿負人生方法，若淺若深，隨意自擇。如以成佛階段去人過遠，則請以保持不失人生之修奉五戒十善始。

三十九年、三月、二十日、於靈泉寺。

臺灣唯一佛經流通處

覺世圖書文具社

專門

翻印佛教各宗經論  
出版近代名家著作

# 勿負人生

儒墨釋

樹木之在山中，有挺直者，有彎曲者，有能成材者，亦有僅供燃料之用者。其天性固如是，而在人爲上亦有相當關係。用之於雕刻佛像，敷以黃金，裝璜美觀，受人膜拜，何其可尊也。又如造之以成棟樑，大力支持高厦，其任重何等雄偉。若夫焚燒而供烹調之用，僅餘留爲一堆灰炭，或供佈置廁所之需，則爲人不敢近之穢氣。同一木也，尙爾如是；人之能否成材勿負人生，亦觀其先天之稟性，與夫後天教養之陶煉功夫而定斷之。顏回其心三月不違仁，即天生之美質；而孟子因受母教而習禮儀，卒成大儒，此可謂爲由於後天薰習以獲成就也。

人有萬等，品有萬殊，而各人所受之教育，與夫所處之環境各不相同，故各自認爲不負人生之觀念。因而亦異。此亦勢所然耳！

今日社會中下之人，大半胡胡而生，庸庸而過，幾不知人生有何意義？既無發展事業之志願，更無功績之表現；唐虞歲月，空過一生。猶有一群朋友，花天酒地，放浪形骸，精神寄托於遊戲場中，思想消磨於賭博館內；以爲非此則辜負人生也。然此實爲認識力之缺乏，畢竟永爲人世間之苦惱衆生。還有一班隱人雅士，登山玩水，吟風弄月，極盡風流情事，享受社會福樂；以圖人生之一快耳。此乃眼前之曇花一現，安知禍福苦因即潛植於此哉！即在高等儒林中，晉之王羲之蘭亭集序之境，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以及有唐人生有酒須當醉之李白詩境，提倡摹仿古人秉燭夜遊，可謂思想曠達，豪放不羈，固非常人所企及，然究爲士林積習深，厚於人生真義猶未了然耳。他若陶潛之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尋求一理想之桃源世界，以冀忘乎魏晉，免去人事紛擾；香山先生之博愛生靈，啓迪仁慈，憫隱意念；劉禹錫之陋室中，讀金經而度歲月；蘇東坡之竹樓上，執周易消遣世累，皆爲遠過常人，別有特殊風格，雖說未能達到勿負人生之目的，其亦相去不甚遠矣！

尤有高乎其上者：例如歷史上班班可徵之古聖前賢之事蹟，在在皆足爲人矜式而取法之。倉頡造字，周公制禮，有巢造宮室，軒轅作衣裳；此爲大漢民族之發明家，其與近世歐洲發明機器電燈之大科學家，有何遜色？大禹九年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其爲公忘私之精神有如此者！顏回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其安貧樂道之精神，應以復加以！墨翟提倡兼愛非攻，救人濟世，席不暖；其悲天憫人之志願，何等深刻！至若孔子「聖之時」者，無可無不

可，渾然天性，周遊歷國，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受感化而坐春風者三千人，其直接間接領受實惠者，何可勝計？對於中國文化之貢獻，至深且巨！此諸聖者，迥非坐食穀粟空，着衣履徒然枉走人間一遭之徒可比，而實爲有功於人類者，可謂之爲勿負人生！

若以佛法眼光觀之，則又不然矣。彼「不聞不笑，錯過老少」之胡塗思想，固然可恥，亦復可憐。彼安貧樂道之賢士，與夫造福人類之聖哲，固不失乎爲人之態度，而能勿負其人生然微底言之，則猶未也。夫子老聃，盡成枯骨；三皇五帝，同經荒塚。所謂蓋世英雄，而今安在哉！然則如之何其可也？佛家之勿負人生，約分究竟不究竟之二種。雖曰不究竟者，亦需累生累世，不失此人生，方可爲之不負人生。夫人之有生命也，遠在有史以前，不可以數量追溯之，延至今日。其中生生死死，投出投沒，六道往返，靡有底止；其所作業，難數紛紜，故所感之果報，形式式，安能長此保持人生而勿失？吾知其難聖賢如孔孟其人者，恐亦不能，故謂之未能勿負人生也。所謂究竟者，不僅累生累世保持人生而不失，務須剷除識田中有漏業種殆盡，完成相好莊嚴之圓滿報身，以至於超人境界，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斯可謂之究竟勿負人生。能臻此境者，恐有史以來無第二人，惟一空前絕後之釋迦牟尼爾！

如之何其能不失人生者乎？佛家注重業果問題，爲善爲惡，希望希賢，皆在當人各自抉擇。至欲長此保持人生，初無難事，極簡便也。佛法中約分五乘，最淺近之人乘佛法，即所以教化人羣之法，指示其如何爲人？使人明了人生之真價。其方法：不外乎令人修行五戒十善，以求保持不失人生。五戒者何？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是也。十善者何？無貪，瞋，痴之意三業；無殺，盜，淫之身三業；不作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之口四業也。人而果能常行五戒十善，決定保證其人生之不失；幸勿謂爲法之淺近而輕忽之！白居易詢以佛法大義於鳥窠禪師，禪師答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八字；而白居易殊覺佛法淺近，豈三歲童子亦多能知；禪師云三歲孩童知得到，八十老翁行不到。希有志者，幸勿再蹈覆轍！

究竟不負人生之佛位位置，如何獲得歟？佛法即心法，故能明心見性，即所以成佛也。就常人言，人身不滿七尺，壽不過百齡，最後化爲枯骨，一死以了之，無所謂負於人生與否也。就學者言，縱目以觀，凡在生產供人營養資料之廣大土地上，莫不有其具備心機與生命之人羣以住止之；人稠密繁殖，多至不可以數計；大地不啻一片浩瀚無垠之海洋，而人乃其中無數生命之份子，可謂渺乎小哉。若以佛法而言，人心深廣寬博，非生滅，絕來去離言詮，無形相。大地固廣，海洋雖深，皆唯心幻現，離心則無其體。中峯國師云，覺海虛空起，娑婆業浪流。虛空尙爲大覺心中幻現之浮漚，而況海洋與大地乎！據佛經云，若時間若空間，皆不外乎人心之範（下轉第八頁）

# 曾德女士生天記

南 亭

曾女士，名德，字阿羅，小字得安，江蘇省常熟縣人。父孟樸，母沈氏，許字歸安沈忻齋次子，以民國七年八月十二日，歿於縣沈氏寓所，存年二十二歲。女士豐儀端麗，溫若春華。其性情和易而敏活，處事有決斷。好濟人之急，人有疾苦，若芒刺在背。事父母以孝，處兄弟以和，待人接物，溫文敦厚。讀書上口成誦，不喜尋章摘句，而能通大義。初肄業上海愛國學校，勤敏為諸同學所不及。以其父任事在外，兩兄又各就學，母在滬獨居，慮其岑寂，乃棄學家居以奉母，然猶手不釋卷，攻讀如常。凡女子應有之學識，皆能知其大概。其未婚夫，即其三舅沈忻齋先生次子，敦品好學，亦近世之佳子弟。婚期將定，不幸暴疾死。其父母秘其消息，不使聞知。女士一日至戲院，遇其姑——未婚夫之母——姑見女士，淚如雨下，急走避之。女士悟其意，歸而擁被飲泣。其母知不可隱，乃實告之。且勸之曰：人之壽命長短，皆有定數，事已至此，無可奈何！女子守貞之說，今非其時；父母祇汝一女，不當掌上之珠，自當為汝擇佳婿也。女士曰：「倘我始終不嫁，豈父母於眷屬中，就缺少一人乎？然我於嫁後生涯，殊覺無味」。其母再三撫慰，乃收淚強笑。自此以後，嬉笑如常，不提此事。長日無事，或伴幼弟讀書，或與諸兄打球為樂。其父偶自外歸，必親承色笑，歡愛異常，絕不似有纖毫拂意事在胸中者。但一提及婚姻，必變色而起，其父母初以為兒女羞澀之態，理同宜有，不知其茹痛含悲，甚於痛哭者矣！女士平時以婚姻故，避嫌不至舅家，將死前三月，其母歸寧，——時舅家寓居蘇州——女士堅請同行

，既到舅家，隨即患病，病所臥床，即其未婚夫臨終時所臥之牀。病中常慮父母為之再婚，一日忽向其父曰：父母對兒，究擬作何主張？父曰：父母皆聽汝自主。女士曰：此意可謂真？父曰：決不誑汝。女士乃默首再三，蓋其守貞不嫁之心，至是則堅絕以承父母矣！自是病日加重。至八月二日之夕，於昏迷中忽然清醒，遣僕人徧召姊妹兄嫂，及舅家之女兒弟，眾人畢至，皆驚愕不知所為。女士則欠身半坐，倚枕作淺笑，開目徧視眾人，而後發其天人之齒，款款而言曰：我病將近三月矣！此三個月之中，四肢百骸，展轉床席間，感寒暑冷熱相抗拒，我父母以及各位，莫不以為我痛苦，其實我無痛苦，且甚快樂，快樂者何？樂脫此寄居之軀殼而回歸歸途，樂受此暫死而得永生耳！我此時神識炯然，大似有孔之鏡，前後洞穿矣！諸位驢驘我語，必定駭怪！其實不足怪，我實非死，我之死，猶寄旅他鄉，忽歸故土。我歸宜生三十三天，但以生此濁世，忘去本來面目，不信佛教，敬重羣，犯殺戒。因此退失彼天，生四王天。四王在諸天中，與人世間最接近，有君臣之分，男女之別，一切嗜欲，與人間世相同；所不同者，人間世多煩惱，四王天惟有快樂；人間世多晦暗，四王天無不明慧耳！女士言至此，停頓片時，忽呼其舅氏之次女名雙慶者曰：雙姊！來！我語汝，我將去之，在未去以前，不能無一語留姊以作紀念，姊體質不強，而又多思，多思，煩惱之根也。姊今尚無婿家，然終必嫁，嫁亦煩惱之根。我勸姊，倘能嫁得賢且美之丈夫，固可喜；使愚而且醜，又復何傷。賢愚美醜，皆軀殼上事，與靈魂無關。人之生平

所當注意者，靈魁之修養耳！幸勿信形神俱滅之說，一信此謬妄之說，不但自誤，亦幾於自殺。須知在世時，修一分福德，離世時，靈魂即得一分享用；現在造一分罪惡，將來靈魂亦受一分痛苦，善惡福禍，猶如天秤，無一毫之差。我已洞明此理矣，既明之而猶隱秘不以告人，非所以愛吾姊而覺羣衆也！語次，目笑，且緊索雙慶之手而握之曰：別矣！雙姊！勉為善人！雙慶聞語，哭失聲，一屋之人皆哭。女士仰面而笑曰：痴哉！哭也！我無以動，惟有笑耳！而且雙姊，何必哭，我死，祇暫別耳！是時其表嫂適以藥進，背匿其淚面。女士搖手止之曰：我今無需此矣！嫂嫂勿哭，以我觀嫂，與世緣亦淺，幸毋忘我言，火速修德，以助長靈魂之苗，五年後，我來迎嫂。眾人聞其語，頓覺毛骨悚然，繼又疑為謬語，有不信之色，女士微覺之，又徧對在坐諸人曰：姊姊姊妹等，皆以我語為妄乎？其實我之所言，皆真語也。我雖與姊母等同處此空界之中，姊等譬如薄膜隔住，我已破此薄膜而出，豁然貫通，無所不見。我願留此返照世界之光，不惜以苦口婆心，警覺一般沉迷不返之善女，倘以我為狂妄謬語，則大誤矣！

女士所言，其父母皆一一聞之，祇覺言之愈奇而心愈痛，愈以為不祥。其母以女士言多傷神，急前慰之曰：汝病稍好，且勿多言，多言傷神，女士注視其母良久，曰：女去，娘則奈何，我見娘，幾無話可說。於是出其兩臂，樓抱其母之頸而吻其額，微歎曰：休矣！廿二年之母女，盡於一吻！是時其父母，皆奇痛徹心，悲不可仰。女士又要其父之手，緊握不釋。其父勉誠之曰：